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五

詳校官編修_臣李潢

編修_臣張謙履勛

總校官中書_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_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_臣周文彬

欽定四庫全書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五

中官考六

明 王世貞 撰

正德五年禮部覆占城國使人亞劉凌遲處死罪名劉
本江西萬安籍人瑾鑄旨謂江西土俗自來多玩法者
如彭華等俗尹直徐璉等牧省黃景數人多招物議難
以備舉且其地鄉誡解額數多今宜裁革十五名仕者

不許選除京職蓋大學士焦芳有憾於華等故也

兵科給事中屈銓奏請判定正德元年以後見行事例以六部為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得旨朝廷因事制法見行條例內外官民多有不遵者其議擬刊行永為遵守史謂瑾所行新例變亂成憲擅作威福天下側目重足朝不謀夕而銓乃助瑾為虐承望風旨故有此奏律以國法百死不足以償怨也後兩月國子祭酒王雲鳳亦效為之事未行而瑾敗

安化王寘鐸反偽檄諸鎮謂近年以來主幼國危姦臣
用事舞弄國法殘害忠良蔽塞言路無復忌憚致喪天
下之心幾亡神器之重蓋指瑾也

給事中邵天和會巡按山西御史馬昊及參政臧麟僉
事蕭淵查盤河東鹽課將還畏瑾索賂謀於運使李德
仁德仁遂斂所屬銀一萬八千三百有奇和昊麟淵及
巡鹽御史周廷徵魏彥昭分取各數千潛至京寄于給
事中白思誠家而德仁自入者亦數千為瑾緝事者所

發時和已坐事為民乃遣給事中田汝耜往按之具得其實還奏有旨陞汝耜俸一級德仁罰米八百天和二百彥昭三百昊廷徵麟淵一百思誠五十各宥其罪德仁彥昭仍降二級昊麟淵一級廷徵以巡按陝西俟滿日治之

後軍都督府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賜塋祭加等公卿弔賻恐後車馬填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塋又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辭靈瑾敗之夕密旨封瑾門景祥柩

曳出棄於路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聞者快之初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葬瑾以密與二三同惡定計欲為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星出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甲兵錚然相繼及瑾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太監張永還自寧夏上戎服御東安門文武諸大臣候于橋東寘鐺及親屬十八人有旨送諸王館鎖繫何錦及諸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入獻俘御前畢

復出西華門金鼓之聲徹于大內是日上置酒勞永劉
瑾及馬永成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密白瑾反狀且出
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上已有酒俛首曰瑾負我永
曰此不可緩矣永成等固共詆瑾上意遂決令長隨四
人往執之上隨其後時夜且半瑾宿於內直房聞喧聲
曰誰也應曰有旨瑾遂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
啓東華門繫于菜廠復分遣官校封瑾内外私第初瑾
與永不相能永還期以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有泄

其謀于永者永遂先期入瑾愕然以上方嚮永未有以中之永為計亦甚秘故瑾遂為所制明日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旨曰朕嗣承大業務期法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愁嘆之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間住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貸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冊即令燒毀照舊徵收

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法司問擬囚犯
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行凡瑾所行有虧國體者
法司即會衆官一條具奏革瑾所當坐罪名從公議擬
以聞是時事猝從中發邏卒飛騎交給予道黃紙墨索
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沸浹日乃定

下劉瑾于獄降奉御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親詣其家見
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偽穿宮牙牌
五百扇所置刀二及衣甲弓弩之屬上大怒曰瑾果反

乃以付獄於是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
奏列瑾十九罪請亟賜誅戮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雪
臣民之憤奏入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於午門外
會多官鞠訊巡撫兵備官裁革者添補考察京官鄉試
解額并會試南北中卷如舊制餘姚萬安新城三縣仍
選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
追者仍給之追賠浥爛糧米并罰米者免之職官籍沒
家產不係叛逆者仍還其田宅韓福出為民劉倬曾謚

革職間住神英革伯爵仍為右都督焦芳劉宇既致仕
已之其餘事應改正者諸司詳擬以聞既而鞠瑾于午
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畏瑾噤不能出一語諸公卿旁列
亦稍稍退却獨駙馬蔡震折斥之瑾仰曰若何人忘我德
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於汝呼官校前拷掠之是日微
震幾不能成獄

戊戌大學士李東陽上疏言臣誤蒙先帝及陛下委托
扶衰力疾強効驅馳顧以駑劣之才綿薄之力誠不足

以動物術不足以救時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禁近
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勅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
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底真
假混淆無從辯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
忍所損亦多蒙荷淵衷明見謂不干內閣然玉毀櫝中
亦難辭責理宜罷黜更復何言伏望特降俞旨放歸田
里上曰卿以宏才碩德佐政先朝嘉謀嘉猷播在天下
先帝顧命輔導朕躬四五年來劉瑾恣為蒙蔽卿委曲

匡持朕已具悉宜安心辦事不允所辭瑾亂政害人事
件即令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

傳旨收吏部尚書張綵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楊玉掌
鎮撫司事指揮使石文義送都察院獄

戶部尚書劉璣兵部右侍郎陳震罷璣震俱瑾鄉人也
科道等官復自劾不職因劾内外官為瑾奸黨者二十
六人大學士曹元吏部尚書張綵戶部尚書劉璣兵部
右侍郎陳震南京禮部尚書朱恩都御史魏訥楊武劉

聰徐以貞翰林院修撰康海侍讀焦黃中編修劉仁大理寺少卿董恬南京太常寺少卿劉介去任司務孫聰都給事中李憲捕盜御史薛鳳鳴員外郎改御史朱衮河南僉事白思誠參議王欽掌真定府事參政楊儀順慶府知府莊禪徽州知府何英杭州知府楊孟瑛吏部郎中王九思王納誨請明正其罪或賜罷黜得旨瑾引用憚邪布列中外或交通賂賄或憑藉權勢或阿意奉行盜竊名器圖利害人致傷國體法當重治但以連及

者衆姑分別等第處之綵已逮問元劉聰震憲海恬釋
訥武鳳鳴孫聰儀思誠恩欽英介孟瑛黃中仁俱黜為
民以貞衮九思納誨降二級調外任璣已致仕已之新
陞僉都御史蕭選阿奉超遷革其陞職并翰林院傳奉
檢討庶吉士者俱對品調外任文武官為瑾挾私廢黜
者非一吏部訪其才可用者以聞各科道官以言為職
乃不能預發瑾奸既引咎姑宥之於是以貞降鳳祥府
同知選鄆縣知縣九思壽州同知納誨易州同知衮新

昌縣丞其與黃中同傳奉為檢討者為胡纘宗調嘉定
州判官與仁同傳奉為庶吉士者為編修邵銳黃芳主
事李志學韓守愚俱調外任黃芳寧國府推官志學真
定府通判守愚濟南府通判銳以丁憂俟服闋調用

左給事中等官張璣等奏劾陝西總兵官曹雄與劉瑾交通賄賂結為婚姻增置掛印總攬衆權都督毛倫納賄冒陞并及家人陳鑑亦傳陞指揮伏羌伯毛銳求管漕運納賄不貲浙江都督僉事劉景備倭僉事魏文禮

先任揚州備倭官袁傑涼州副總兵徐謙俱以賂進內
外交通驕縱不法乞執送法司明正其罪得旨爾等言
是雄倫已有別旨銳着回京景文禮傑謙各回原衛閤
住鑑革職為民

捕劉瑾內行廠官校彭珏等五十七人楊玉等司房旗
校秦志通等五人置於獄令拷訊以聞

楊玉既下獄科道等官因劾玉先年勘事遼東誣枉人
罪蒙先帝優容不即誅戮調廣南衛副千戶乃乘劉瑾

專權夤緣進用陞錦衣衛都指揮管事考選軍職擅自
去留貪財壞法奸惡萬狀遍差旗校多樹爪牙密共奸
謀親為心腹劉瑾之惡由玉以成乞將玉肆諸市朝以
洩神人之忿奏入命都察院并問以聞

浙江道監察御史舒晟等劾奏致仕大學士焦芳劉宇
阿附權奸夤緣入相黨惡之罪同於張綏去任侍郎韓
福險詐回邪諂媚權奸兵部尚書王敞交結權貴薦陟
崇階通政吳鉞小道取容擅權納賄南京工部尚書李

善都御史屈直貪婪桀驁刑部右侍郎張子麟南京太僕寺卿王彥奇清議不齒工部右侍郎胡諒處脂膏而大肆奸貪丁憂都御史馬炳然司郡牧而首先納賂南京戶部尚書張燦催科急而恒存媚竈之心南京禮部侍郎常麟素行虧而叨濫春卿之位秦昂出按西藩而為營私第趙松違限賂免而反得美官左布政潘楷按察使張禎貪濫倖進府丞石祿按察使仲本奔競取容檢討段晃之陰險主事侯自明之輕浮員外郎徐聰寺

丞紀世梁貪財怙勢御史宇文鍾陷害忠良皆劉瑾之
黨芳宇福雖已間住致仕然罪惡深重必重治乃快人
心會禮科給事中李貫等亦以為言且及副使閻潔郎
中高選夤緣陞遷并乞罷黜上俱納其言謂芳宇福已
有旨姑置之敬武子麟炳然燦麟仍留用善直彥奇諒
致仕昂松聰世梁間住楷禎鍾為民祿本降三級潔選
降二級自明晃對品調外任本尋調兩浙鹽運司同知
潔延平府同知自明安慶府通判祿茶陵州知州選均

州同知吳徐州判官吳為焦芳門客援致翰林又以陝人與劉瑾張綵皆厚善後瑾少厭芳吳綵因共傾之至是被謫衆稱快焉

命南京兵部員外郎徐穆刑部員外郎吳一鵬工部員外郎汪俊丁憂擬調南京兵部員外郎顧清禮部署員外郎賈詠吏部員外郎劉龍兵部主事劉廷相戶部主事溫仁和吏部主事董玘刑部主事翟鑾南京吏部主事崔銑戶部主事易舒誥禮部主事汪偉穆孔暉丁憂

擬調南京禮部主事陸深俱復原職穆清翰林院侍讀
一鵬侍講俊詠龍廷相仁和玘鑾銑深編修偉孔暉舒
誥檢討初焦芳及其子黃中暨段炅乘劉瑾惡翰林因
擠其所素怨者假擴充政事之說調之及是瑾敗穆等
始復而黃中炅皆削奪云

劉瑾伏誅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
者得進因冒其姓鷙悍陰狡有口辨嘗慕王振之為人
在孝廟時憤鬱不得志每切齒文臣上登極瑾以執役

鐘鼓司與同輩谷大用等俱得幸外廷攻之甚急瑾大言曰此由司禮監無人耳同輩以為能因共推引入司禮監由鐘鼓司而入司禮監瑾以前蓋未有也時上希親政且厭苦言者瑾揣知上意巧為迎合乃變置大臣日求官僚細過深文以督責之言官小有觸犯輒中以危禍散遣官校遠近偵察使人皆自救不給莫敢進言上喜謂瑾可任乃悉以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瑾持回私第與孫聰張文冕輩譟偽旨付外施行多或

累數百言任其恣睢往往有不可解者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鎮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上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由此大權一歸于瑾天下不復知有朝廷矣始焦芳泄外廷之謀得援入內閣芳亦欲與瑾為奸中外附和凡瑾所言與芳同出一口其所中傷無不立應瑾又用鄉里親故曹元劉宇張綵并楊玉曹雄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為腹心爪牙變易選法任情黜陟官謝薄者隨即革罷加

賄又輒用之或徑自傳奉或別本帶批惟意所欲無復顧忌各處鎮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官亦以賂瑾故競為苛斂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至伯都督者寧府已革護衛瑾受賄復之常與交通以養成其亂公侯勲戚以下因事私謁者率叩頭為一拜禮瑾踞受之小拂其意麾叱如僕隸然往往惶怖蹶蹐不敢仰視至有奏內不書名直稱為劉太監者凡公差官還餽送少不滿意即誣以重罪官員坐事罰米動至千百石

又鈎致遠年故牘錢糧虧損非侵盜者槩加倍追賠以致身亡家破者不可勝數創為新例罪無輕重類決杖永遠戍邊或枷號發遣枷數日輒死數年死者殆數千人或一家有犯輒連坐左右隣有瀕河而居無隣右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枷三品以下官及籍沒以故致仕大臣并收其妻子謫戍冤號之聲聞於道路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舉家收捕寘之重典故官校一出所過皆厚賂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瑾之威重足屏息

惟恐得禍瑾之欲私取天下庫藏及剝斂民財以益其富添設巡鹽巡捕查盤等官四出搜索法令日繁又差官檢覈各邊屯田倍增其稅用是天下紛紛多事民不堪命盜賊乘之而起寘鑄之變移檄以誅瑾為名官司封上其檄瑾匿不以奏至是為張永所發繫獄按治反狀蓋術士俞日明俞倫俞子仁輩嘗出入瑾家以瑾姪孫二漢者當大貴瑾遂有不軌之謀凡四方災異及天象有變瑾俱禁令勿奏兵仗局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

遺瑾鎮守兩廣太監蔡昭潘午為造弓弩瑾皆私貯之
又造偽璽藏刀扇中出入宮殿皆謂瑾罪大惡極反形
已具當置重典獄上命徇於市凌遲三日不必覆奏仍
以招情并處決圖狀榜示天下行刑之日仇家每以一
錢易一鬻有得而生噉之者海內聞之莫不踴躍相賀
瑾竊權五年驕橫無上生殺予奪皆自已出累朝成憲
變易幾盡自古宦官肆虐未有如瑾之甚者上信任既
久威柄已移一旦震怒去之不疑卒能正其法由上之

英斷也

謫前侍郎韓福戍固原衛福瑾鄉人賑濟湖廣時斂銀巨萬餽瑾致所在盜起累年不靖又差往遼東丈量屯田致錦義二城作亂瑾敗為言官所劾令為民瑾獄詞復連及福故治其罪

工部查奏劉瑾亂政害人事一親王并妃薨逝宜照舊差官造墳一自來內臣已故父母無修墳蓋祠例宜令陝西布政司將瑾父瑩祠堂碑亭石器等項拆毀沒官

一內臣無生前造墳建祠例宜差官將瑾朝陽門外祠堂拆毀還官一在京軍民各色匠藝犯該竊盜掏摸搶奪一應情重者方擬炒鐵其情輕者宜仍舊例做工一法司問擬徒杖囚犯情重炒鐵者宜革除永遠字樣一造作軍器不堪者提調三司及軍衛有司正官并管局官家產入官宜如舊例止叅問降級一盜決河防宜依律科斷其充軍降級事例革之一抽分廠主事任滿照舊造冊繳報本部不必再行類奏一長寧伯周或崇文

門外房屋不應沒官宜給還管業一各處府縣衛所解
送戊字庫盛甲弓箭不堪者宜照舊領回改造補納一
瑾奏占猫竹廠地并吞併小民房屋墳墓及在官草場
幾千餘區宜以廠仍還本部堆放猫竹木料官民地土
查明還官給主一戊字等庫驗收銀硃胖襖等項雜料
不必添差主事監收一管理通州閘座兼督尹兒灣五
廠主事宜仍舊三年更替得旨如擬改正其占買官民
地土俱入官京城內外并原籍祠亭石器等項係瑾本

身者拆毀其父母不必動朝廷內外官一體內官建祠造墳亦先朝舊例也該部不諳事體堂上官奪俸二月該司官三月

十三道御史趙應龍等劾奏右副都御史楊綸行奸心險貌厚情深以劉瑾有鄉里之親張綵有腹心之托自按察未幾而為巡撫巡撫未幾而入內臺二奸既敗綸豈獨存況綸為綵所用之人而復治綵之獄故觀望遷延以希輕典且曹元陳震以瑾黨猶知引罪自陳今二

人既罷為民而綸安居如故又元震之罪人也乞即罷黜以清朝列六科給事中胡珙等亦劾之得旨綸既因瑾進用又不自陳引避令致仕綸方與段炅爭買居第不虞其皆敗士論嗤之

戶部查奏劉瑾變亂舊制三十餘事一甲字等十庫添差太監二員戶工部屬三員宜革并免皇店稅一各處大戶錢糧寄庫三月以上未完不准正數仍令重徵并治官吏罪者宜免一九江等七鈔關本部委官令六年

更代稅有羨餘者旌獎陞擢宜仍舊歲一更稅如常一
停止各邊軍送年例銀及運司開中引鹽宜復一刷印
鹽引仍隸南京戶部一停止差官查盤錢糧一浙江布
政司額外歲補進銀礦課二萬并福建稅課司河泊所
新增鈔額大同應州鹽錫宜罷一虧折鹽課責令原任
御史等官覈產賠納宜令未納者俱免一河南山東起
運京邊糧草加添幫價并山東歲派海運布絨折銀宜
革仍造海船以復舊規一差官丈量各邊屯田侵奪民

業焚其籍其清查王府功臣及沒官田土派民起科者俱免之一富民允買直府祿米戍邊沒產宜如律例問擬一周府護衛所遺營地徽府廣潤坡莊田及今藩府改給食鹽歲加祿米并折色改本色俱革仍舊一官員罰米違限倍徵已遇赦宥而逮繫如故者悉免一北直隸屯田僉事改差御史鳳陽倉添設監收內臣各布政司管糧官革其勅及有司糧未完轉遷者不許離任宜復舊一錢糧總目已具冊者不必䟽陳詔俱改正

六科給事中張潤十三道御史房瀛等言逆瑾已誅羣
黨繼黜其遺奸尚存者如尚書畢亨洪鍾柴昇劉纓侍
郎李瀚夏昂陸完崔巖張志淳都御史文貴大理寺卿
張綸府尹陳良器御史崔哲李紀皆賂瑾求進者也亨
聞瑾敗感念私恩為之泣下鍾掌憲議法惟事迎合至
撻屬官以張威及總制軍務復耽樂玩寇昇巡撫陝西
為瑾治第修墳極其華侈民受其殃纓志淳當瑾初熾
攘臂納賂一時小人靡然爭趨瀚總督漕運貽毒江淮

昂行汚完心險而巧於夤緣嚴督河渠僨事尤甚貴督
修墩臺盜國財凡數十萬而大半輸之權門綸側媚小
人與瑾舊識良器先任藩司黷貨無厭紀以親故哲以
府同知而皆營任風憲僉都御史張禴大理寺丞張禴
都給事中段牙尚寶司卿吳世忠司丞屈銓御史周霖
皆助瑾為虐者也禴禴牙查盤苛察世忠請查屯田銓
請刊行新法霖恃同鄉大壞風紀他如都御史林廷選
一歲屢遷功名實損於憲副右通政王雲鳳五經掃地

行檢有玷於司成太常少卿楊廷儀力致要地侍郎李
遜學陞越常資通政叅議張龍行類俳優大理寺丞蔡
中孚進招物議乞量情罪重輕調用罷黜或置之於法
得旨亨冠帶閒住良器巖志淳哲致仕貴已致仕免究
銓中孚豸紀霖各對品調補龍各降三級俱調外任餘
留供職

兵部奏京衛武學事例為劉瑾變亂三事一武舉仍六
年一開科一公侯伯及軍職應襲子孫考試文理不通

者降一級公侯伯子孫革祿米三之一二例例宜革今
後勲戚子孫仍聽訪保門館以充教習一軍職應襲子
孫有志文舉并弟姪願入武學作養者俱照科舉不堪
者方送營操得旨武舉武學新例俱改正教習門館仍
照先年事例吏部選用不許自行訪保

南京十三道御史張球等劾奏僉都御史張禴通政司
參議張龍尚寶司丞屈銓南京鴻臚寺卿趙履祥南京
大理寺少卿王彥奇四川布政使潘楷湖廣參政尹灝

山西參政甯杲原任湖廣荊州府知府王綬俱結交劉瑾納賄轉遷者而致仕大學士焦芳劉宇首為阿附同惡相濟其罪尤著乞將禴等罷黜芳宇仍加重罪追奪封誥以為朋黨不忠之戒詔黜綬為民履祥灝降三級其餘已處者置之灝降嚴州府知府履祥瀘州知州十三道御史平世用等奏五官挈壺正皇甫政為瑾相看瑩宅五官司晨李文及其父監正源教瑾私習天文丁憂員外郎邵伯宗希求進用以其子舉人昇為瑾姪

壻全無廉恥乞明正其罪詔政革職為民文降天文生源姑宥之停俸六月伯宗昇俱為民

斬張文冕於市文冕華亭人初為縣學生被黜潛至京師投劉瑾門下遂用事冒軍功授錦衣衛千戶瑾傳旨意多出其手交通賄賂氣焰傾一時至是瑾敗併誅妻妾送浣衣局

兵部奏改正劉瑾變法十八事一各處鎮守内外官請勅總制三司裁決各衙門大小事者俱宜換勅從舊一

新江市泊司內臣宜革去兼管沿海軍衛有司一臨清
守備都指揮宜復設一鎮守陝西總兵官與布按二司
文移俱仍由都司轉達一鎮巡官造報官軍馬騾文冊
仍五年一次軍職賢否撫按歲一造報京衛軍職候考
選之年仍行點職驗軍官開註送部一軍職放糧違限
者仍依律問罪還職一軍職應襲子孫兩京送武學在
外送衛儒學讀書其祖父事故仍於衛所徑自保送襲
替一保母子孫仍如傳陞乞陞例不許承襲其襲替自

具奏定奪一軍職犯不孝典刑者不許正犯子孫承襲
其父祖次子有應襲者仍許之一軍職為事調衛帶俸
差操者革去永遠字樣一舊官為人命典刑其子仍准
與半俸優給新官全俸俱候出幼襲職調衛帶俸差操
一軍職為事降級子孫替職若祖職大於所降職者許
其子暫替父見降職事待父故仍襲祖職若續後功陞
為事見降又大於祖職者先替祖職父故仍襲所降之
職中間有見降職於祖職等暫令其子于祖職上降一

級承替父故仍襲祖職俱如舊例一軍職陣亡仍不分
子孫弟姪襲陞一級一旗役犯奉養有缺者仍問罪復
役一各處見任官遇有陞調等項仍交代錢糧明白隨
即離任一武舉例陞級加米今革去武舉安國等陞級
月米宜復之一武職非軍功不陞今陝西署都指揮同
知朱瑄等五人遼東署都指揮僉事韓璽等二十人以
丈量地土各陞一級宜革去一軍職為事為民終身及
六十以上許襲替祖職于原衛失職等項充軍病故或

處決應襲之子准令優給承襲調衛俱如舊議上從之
斬逆瑾親屬劉傑等十五人并劉二漢于市姦黨左堂
等發廣東海南衛永遠充軍婦女送浣衣局二漢甫十
歲術士俞倫俞日明謂當大貴至是併收繫論死仍籍
其家

吏部議改正劉瑾變法二十四事一舉人監生告選遠
方者仍選司府州縣正佐首領官一兵馬司吏目仍選
用吏員二等雜職一選簿仍類寫舉人歲貢官生納粟

以次取用其舉人不得別附選簿一大選舉人監生仍
試論判不得增試時務策及行移告示一王妃夫人儀
賓已故無子孫者其親屬保勘明白仍陞授京職一行
人考選科道仍待三年考滿不得如主事例徑授一六
科給事中仍徑與實授一中書習字秀才考選廕叙者
除授應陞改者仍陞改別官一翰林院官仍舊陞授作
養不得會官舉黜及以別衙門調補一書辦官隨征一
次有勤勞者仍六年以上選用其在選者仍須八年一

納銀冠帶知印辦事半年滿日以次選用不得省祭一
倉場攢典仍舊收支省祭選用不得別立行頭爭先行
取一提督四夷館仍用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員一各布
政司管糧官仍給勅以便行事一近例選除兩廣南直
隸浙江官不用隣省人漕運都御史不用江南人宜仍
舊不得迴避一南京國子監仍設司業一提控都吏通
吏三考役滿吏典仍舊格選用省祭一十庫大使等項
九年周歲考滿改除陞授宜仍舊一推陞急選大選過

官員於選除後宜即類奏除授處所一裁革兵備勸農
管糧捕盜水利等官及山海關主事仍宜復設一兩京
九卿堂上在外方面官履歷仍按季開寫揭帖進呈一
撫按官不得差委州縣正官正官亦不許受委違者各
降二級一尼山洙泗書院各設世職學錄應否裁革一
為民翰林院秀才華淳祝啓光張文憲并閒住冠帶少
卿華英祝祥俱無罪宜復原職得旨書院學錄先聖子
孫不必裁革南京國子監司業准復設華淳准監生應

試祝啓光張文憲令於本處儒學肄業出身其餘俱准
改正

治瑾黨太監陶錦監丞賈振等二十三人罪錦振為瑾
親信干進者率因以通賄而錦不法事尤多嘗往福建
查盤陵轍三司不異僕隸所索餽遺以數萬計至是俱
被收法司擬朋黨亂政律當斬詔錦振各杖八十與高
諒王鎮王保劉堂劉聰呂祥殷俊郭洪俱充孝陵衛淨
身軍仍籍其家臧林王成朱瑛張鏜布通戴玉黃瑄劉

清劉瑤鄭喜尹鑾劉景亦充淨軍永不叙

吏部尚書張綵性黠辯淫邪不修行檢初為文選郎中
被劾家居大學士焦芳以其與劉瑾同鄉力薦之得復
職蓋媚瑾也不數月間超擢僉都御史吏部侍郎因進
尚書加太子少保日出入瑾家與朝士言輒稱瑾才畧
過人嘗呼瑾為老者進退人才一惟瑾意是徇其有所
言瑾亦無不從之因不時考察內外官員諸所選補不
循舊格率意變亂賄賂肆行後與劉瑾姪結婚往來益

稔瑾陰懷不軌常屏左右與綵謀瑾敗綵收拷死獄中
仍剖其屍于市籍其家戚屬流之海南同時石文義者
本內官石巖養子也因以別禮餽瑾留為爪牙累陞錦
衣衛指揮同知理北鎮撫司事官員以事繫獄者納賄
非滿瑾意不與問理又有錦衣衛百戶沈彬者因賄楊
玉入東司房辦事往往詐稱訪事煽惑人心以張瑾威
錦衣衛副千戶郝凱者賂瑾與文義同在鎮撫司理刑
陞正千戶至是皆伏法文義凌遲處死彬處斬凱發邊

衛永遠充軍文義家屬亦戍海南

雙溪雜記則云初張綵為文選司郎中每見瑾談論喜納之陞右僉都御史尋陞吏部左侍郎未幾劉宇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官有饋送禮物者非出於官庫則斂於小民取怨貽患公所當知也瑾大開納遂禁察饋者適山東巡按御史胡節回饋未至瑾偵知之捕下錦衣獄捶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趙良差往福建斂銀貳萬饋於瑾瑾收其銀於承運庫宣降長隨

趙良降南京百戶張鑾以不知斂銀令致仕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言于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瑾遂逐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瑾其同謀事者以為瑾之疎同類皆綵教之又楊廷和弟楊廷儀為劉宇心腹宇遷吏部調廷儀為郎中親信之及宇入閣廷儀不為綵所親有所私綵不聽廷儀兄弟深憾之今故事吏部推大臣密謀於內閣官綵以為事在於瑾內閣不得

預每輕之東陽等以為廢內閣權共銜之及瑾被繫亦捕綵下都察院獄議以交結近侍符同奏啓斬罪遇赦免死廷和等與都察院改擬同劉瑾謀反罪綵病死獄中仍正其罪然非真謀反流其母妻子弟于嶺南不誅配綵為郎中時楊一清嘗薦綵諳曉輜畧堪任邊方都御史及寧夏之變一清致仕居鎮江綵薦於瑾起用一清同征寧夏至是綵被誣謀反一清亦不能救

正德五年贊皇縣知縣王鑾疏稱太監張永功言今歲

五月赤旱千里永奉辭西征過真定大雨隨注百姓稽首曰天上雨露張永帶來也永不坐乘不張蓋不作威福真今之臯夔伊傅先後數千言極其諛媚上覽奏亦褒永百餘言再賜璽書諭意蓋劉瑾擅權臣民被其荼毒如在膏火永能以計除之人以為大快事故頌其功者多溢美云

楊文襄西征錄云初張公總督命下西人震懾畏罪然雅性慎重所過秋毫無犯與將士同甘苦行不乘輿暑

不張蓋日給公廩數升餘雖片楮莖蔬無所取用恒以
已資散給羣下徒隸廝役無不沾惠駐靈州及夏城兩
浹旬所隨從貴近數十輩部曲五百餘人寂然遵約束
無敢譁者居人若罔聞知

總督張公嘗語及地方事輒斥瑾曰天下事被伊壞得
如此時瑾譖方烈張公與予初傾蓋又左右多腹心爪
牙予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公每名給
銀百兩令買蔬及供馬匹食用曰此外不許分毫侵擾

軍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姪男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
賞曰不愁伊無有也予曰彼亦參隨之數難分彼此若
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欲將瑾盤糧招
商諸事有所論列予恐嫌隙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帷
幄腹心重臣公今在外宜存形跡不宜輕起釁端張公
厲聲曰先生不知吾何畏彼哉予曰固然彼方在帝左
右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之親蒙恬之有功
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公首肯久之後乃知瑾

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幸其歸速不能有所為卒除奸
宄於呼吸間然亦危矣祖宗在天之靈實相之主上之
剛斷又豈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宥曹雄死謫海南戍雄附瑾鎮守陝西瑾為增置鎮西
將軍印遂陞署都督同知與總制尚書才寬不協寬之
死也雄擁兵不救言官有糾其罪者皆被切責瑾愛其
子謚復以姪之女妻之雄再陞左都督謚亦授千戶凡
雄所請瑾無不從者自是相結益深人莫測其謀也瑾

敗降指揮僉事尋收繫都察院獄以逆黨論斬詔竟宥之與妻子俱永遠謫戍不赦

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林俊言劉瑾逆謀未覺之先臣嘗草一疏擬俟賊平隨上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誠為國家大幸然徐思之危亦至矣昔夙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前史書之謂政出閭寺國為無人今瑾賊謀逆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內臣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

武之臣不如永也謹錄前奏稿附進其畧曰劉瑾古今惡魁也陛下視朝不時瑾西南向倨立鴻臚傳與某官勅賜某酒饌皆出瑾口各官叩頭已而鴻臚唱東向揖以給事內臣朝宁之上敢受諸臣朝見之揖可乎又言瑾對諸臣嘗許臣忠義今又起為巡撫臣宜以知己為報而乃操戈入室不敢以一德之私忘天下公論也得旨瑾已正典刑俊乃稱奏成於瑾亂政之日未及進呈其懷奸畏罪明矣宜從究問但以流賊未平姑令自効

俊好名進退皆矯矯為異當瑾用事時乃應名命出為巡撫蓋亦欲避禍以全身耳及瑾既敗又覲保完名節故上此奏然亦為計已拙士類莫不笑之

初陝西西安縣人韓範以承差服役焦芳門下會劉瑾用事以範陝人每私造瑾輒以範隨時令往來傳語為奸利範巧黠得瑾意一時奔競者遂羣附之有所干請皆因範以通賄雖達官亦與抗禮忘其為賤役也後選水源驛丞甫之任復假公事留京中上官亦莫敢問瑾

既誅械繫錦衣衛獄拷治辭連吏部尚書劉宇刑部侍郎張鸞南京太常寺少卿劉介通政司參議呂元夫大理寺丞蔡中孚按察使仲本參政彭桓僉事王相知府郭經羅璋皆因範通賄者也宇銀三千介中孚相桓經璋各千元夫本金百蓋範所招止此數人賄實不止此數如宇者前後所賄蓋數萬而範所入者亦不貲獄具招範及家屬俱發廣西馴象衛永遠充軍諸所連及者以人衆且多遷謫為民病故姑宥之在任者仍奪俸兩

月

六科十三道御史王廷相等劾奏兵仗局太監孫和先為逆瑾造衣甲牌面死有餘辜今復倡為成造盔甲之請宜治和罪及寢所請上曰業已停矣和姑宥之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嵩言南宮寧晉新河隆平四縣管皇莊太監劉祥金鳳等先後十數人專肆剋剥民甚苦之恐相率為盜乞將祥等取回以侵地歸民稅歸有司永平河間諸府莊田亦如之戶部議覆得旨皇莊以

奉順兩宮宜仍舊祥等其取回以太監馬昂左少監范禮代之戒其毋蹈前弊

巡撫河南都御史鄧庠奏河南盜起民窮財盡皆由先鎮守太監廖堂與其弟指揮使鵬括利害人擅作威福糾用羣小朱文寀等所致乞正鵬典刑并鬻其私宅以給公費詔鵬降二級為指揮僉事南京閒住仍鬻其私宅并逮捕其黨治罪是時鵬稍失權貴意故有此鵬大懼欲求解於朱寧思財貨珍寶百無當其意者乃令後

房素所寵者一人出入寧家寧遂留之因其兄奏辨又復其職自是鵬拜寧為恩父寧每自豹房休沐歸輒過鵬家止宿鵬不知恥反以誇詡于衆罰未行而寵賂益彰矣

初太監陶錦差往福建查盤錢糧布政司常麟按察使夏景和巡按御史韓蘆鎮等太監梁裕共斂所屬銀二萬兩饋之後錦以劉瑾黨被執詞連麟等俱逮問時麟已陞南京禮部侍郎景和副都御史廉調知縣裕間住

獄上命各降一級麟景和俱調山西參政裕仍閒住
書辦官劉淮以瑾黨繫獄詞連原任戶部尚書致仕顧
佐刑部尚書致仕屠勲刑部尚書韓邦問南京吏部尚
書致仕王華刑部右侍郎致仕沈銳先任布政使兩淮
鹽運司同知陸珩等皆嘗託淮行賂于瑾者命各巡按
御史逮問俱贖杖釋遣

涿州男子王豸者足有涇刺龍形及人王字太監張永
以為妖異捕獲以聞兵部尚書何鑑因請加永恩典下

廷臣議永復疏辭不允於是鑑及吏部尚書楊一清等
議以永勞績重大不加恩典無以表忠蓋不諒所請無
以成其謙德得旨永有功固讓再加祿米百二十石賜
勅褒揚指揮鄭璽等以緝捕功陞都指揮者二人指揮
三人千百戶六人永兄弟皆已封伯至是欲身自為侯
至以劉馬兒三保太監為言輔臣辯二人者非身受永
意沮乃佯為辭免廷議因而成之又方為同類者所忌
故不遂

命御馬監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充總兵
官太監張忠監管神鎗統領京營官軍五千人會侍郎
陸完勦殺山東直隸等處盜賊時完以邊兵屢破賊大
用忠謂賊可即平故謀督軍以出冀亦如寧夏論功也
兵部覆都給事中孫禎等劾奏鎮守河南太監廖堂守
備南京太監彭恕大肆姦貪流毒遠近皆聽信其下錦
衣衛指揮廖鵬楊瓚等導引所致乞將鵬等革職逮治
得旨鵬已有旨并同時參隨官俱令回衛帶俸差操瓚

等姑免究亦各令回原衛不許在彼潛住七年太監谷大用奏副總兵許泰劉暉馮禎時源參將金輔神周遊擊將軍卻永等屢有斬獲功都御史陸完嫻于戎務侍郎楊潭督餉不乏請亟施大賚又言軍中勞苦及賑卹數事得旨大用統率軍旅多効勤勞兵部會官議以聞既而會議以四方盜賊蜂起自出師以來所向克捷諸將親冒矢石其功居多而督軍督餉者亦與有力陞賞宜厚但始者奏定格例謂殲滅山東河南大夥賊盡絕

者乃如寧夏例論功封拜今賊首未擒難以卒議且秦
禎永源周及完近已加陞宜通候功成之日奏請定奪
若軍士首功勘籍已至者請即如例陞賞其未至者令
紀功官以次勘報議上大用特賜勅獎勵時大用自臨
清名還慙於無功其為此奏實欲自要爵賞廷議不可
乃已然不敢逆其意故勞慰如此

大學士李東陽言司禮監昨宣旨京城內外近有訛言
欲命太監谷大用仍舊提督官校緝訪事情令臣等撰

進勅稿臣等切見大用前日兩次具疏欲遵祖宗舊制
辭免西廠辦事皇上特允所奏內外懽傳無不稱頌聖
德若數日之間驟革驟復似非事體且訛言一事昨已
諭令各該衙門禁約若更添差官校誠恐愚民驚疑將
謂真有妖物尤於事體未便臣等偶有所見不敢不盡
其愚伏乞聖明採納

丁丑謫淮安知府劉祥成貴州平越衛降錦衣衛指揮
僉事牟斌韋璽為百戶先是尚衣監太監喬忠自南京

織造還過淮安時南京給事中劉紘亦以公事赴京祥其族姪也發巡卒衛行忠舟數十艘方開怒紘舟阻礙執其二卒榜笞之俄而羣卒至皆强悍者遂擊忠舟紘不能禁忠走避而仆傷其顙至今創猶未愈訴于上謂紘倚言官勢不讓黃船而擊之者實祥主使命錦衣衛官校執祥紘送鎮撫司拷訊祥紘亦各奏辯弒璽以獄上謂非祥紘罪宜坐卒詔以弒璽回護革其職任於原所帶俸以千戶張璞張榮代理司事仍嚴拷鞠祥等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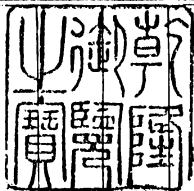
法司擬祥紱俱贖罪還職紱准擬祥發充軍以大理審擬欠當奪其堂上官俸二月斌璽復降為百戶調沔陽衛帶俸祥治郡有聲斌治獄平恕時論惜之

司禮監太監張永既罷仍舊理御用監事託言欲有稽查令庫官吳紀等竊出銀七千餘兩畀入私宅造作玩好諸物御用監太監丘聚發其事執紀等付鎮撫司鞫問具得情實以聞永多方營捄僅調御用監閒住紀等降調有差

八年南京六科給事中史魯等劾奏守備太監劉瑯先
年守備毒害軍民今聞復用人心驚怖乞令照舊閒住
南京兵部尚書劉機粗鄙不學壟斷無恥才非參贊畧
無建明乞令致仕詔瑯安靜行事毋再致人言機仍留
用

九年戊子降監察御史劉天和為金壇縣丞王廷相為
贛榆縣丞時陝西鎮守太監廖堂誅求無厭天和廷相
相繼按其地稍裁抑之遂致怨會堂奉旨於蘭州等處

造辦進貢燒餅宜闕白巡按天和以蘭州為御史馬溥
然所轄辭不往又洛川妖民邵進祿謀為亂事覺自首
於官廷相釋之堂遂撫奏天和違命併及廷相釋賊事
詔遣官校械繫二人至京送鎮撫司拷訊獄久未釋言
者多救之乃付法司擬罪當贖杖還職內批特降之蓋
堂以厚賂結同類諸權倖為之助也時各處鎮守者罔
利作威甚於虎狼而堂為尤甚御史既連得罪由是官
司無敢與抗民不勝其擾矣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六

詳校官編修_臣李潢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葉蘭

謄錄監生_臣龔際美

欽定四庫全書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中官考七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纘以乾清宮災陳言一省內臣
以慰民望南京根本重地頃因織造供億日增乞專任
守備內臣提督織染其新差提督太監等官宜照先年
事例通行取回一處驛遞以蘇民困應天府龍江驛遞

差役浩繁欽差針工巾帽二局內官六員取占驛所夫二百五十餘名親下鄉追取傭錢并提督織造太監吳經成造樂器袍服左監丞林秀等行取驛遞船隻人夫每月責官吏追納傭錢及南京尚膳監管取鮓魚內官取占船隻人夫共一百二十名占用所夫二百九十七名前任該所大使李臻李俊俱為追逼縊死妻子流離怨聲載道乞敕兵部盡行禁止庶窮民少蘇不聽

蒙古小王子連營數十近宣大邊欲寇天城陽和又分

遣萬騎入懷安總制都御史叢蘭以聞命太監張永總制提督宣府大同延綏等處軍務都督白玉掛印充總兵官與蘭協同行事發京營官軍二萬人以署都督僉事昌佐署都指揮姜義充左右叅將統之又發宣府京營諸軍凡六千二百四十人命太監張忠監督而以都督溫恭充副總兵千總官湛臣宋贊充左右叅將統之俱聽永節制蘭居中調度各鎮巡等官協謀戰守仍調延綏遊奇兵馬備大同偏頭關應援居庸紫荆等關并

薊州密雲各提督鎮巡等官嚴兵防禦永因請凡軍前
機務悉聽便宜從事違者先處以軍法然後奏聞且請
給勘合三百道銀牌五百面綵緞五百疋以賞有功許
之

太監張忠初受命監督軍務聽總制官節制既而忠奏
欲事權與永敵不受節制相持久之詔不許惟符驗旗
牌准如例給之

丁丑賞從征宣大京營官軍二萬人及總督軍務太監

張永監督太監張忠總兵官白玉副總兵溫恭叅將昌
佐姜義湛臣宋贊等名下叅隨并京邊軍銀人二兩永
等奏帶叅隨多者四五百人少亦不下一二百人乃因
賞軍各為之請本兵司計者莫之敢違時邊鎮各急國
用空虛兵未出京坐費已十萬矣

甲寅太監劉寧劉允徵皇莊子粒于通薊河間傳白帖
下兵部索夫馬廩餼兵部覆請皆許之時中官廝養出
無不給驛以私帖傳遞兵部無敢違者

授太監張雄父千戶銳為後府右都督母寇氏贈一品夫人雄援太監高鳳故父贈官例為銳陳情乞得超授後府猶以支俸為疑兵部尚書陸完言雄忠謹勤誠受知聖明加以祿養亦不為過詔令銳帶俸朝參初雄為後母所凌因自宮遂怨其父既貴猶不與之見同類者亟勸之雄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既乃相抱而泣自是遂至濫冒寵恩如此云

十年丁巳鎮守宣大太監于喜部下軍私乘操馬總兵

官卻永杖之喜怒相爭詬遂奏永專權自恣似為不軌
永辭任且自辯兵部請遣給事中刑部郎中各一人往
勘詔喜永受命鎮守不能協心濟事乃以小忿訐奏本
當重治姑免勘喜降勅切責永調寧夏而以寧夏總兵
官潘浩代之

命司禮監太監劉允往烏斯藏賫送番貢等物時左右
近幸言西域番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傳
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遣允乘傳往迎之

以珠琲為幡幢黃金為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
饋賜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為之一匱勅允往返以十年
為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萬計允
未發導行相續已至臨清運船為之阻截入峽江舟大
難進易以艍艫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
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錦官
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供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
二十萬鎮巡爭之減為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于公署

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月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人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匹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上已登遐矣

大學士梁儲等言近兵部手本為司禮監太監劉允諸敕臣等切以內外官員欽奉敕內必備載所行事務今

允往四川未知何事無憑撰寫既而禮部手本稱奉旨
令允如永樂宣德年差鄧成侯顯等例往烏斯藏賚送
番貢而戶部覆本內謂允奏帶太監劉宗等八員錦衣
等衛官舍指揮同知韋祿等一百三十三員應付領給
口糧馬匹車輛馬快船隻及應用通番物件令四川鎮
巡三司聽其便宜措置已又選差驍勇官二員往回護
送又給長蘆見鹽一萬引兩淮正課鹽六萬引變賣應
用俱欲載之敕內臣等愚昧備員輔導不敢不言西番

本夷人之教邪妄不經古先聖王之世未聞有此顧其
說流入中國浸淫已久未能遽革永樂宣德年間雖嘗
有遣使之舉我祖宗之意以天下初定時藉之以開導
愚迷鎮服夷狄非真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
朝列聖止是因其年例遣人朝貢厚賜賞賚答其勤劬
未嘗經辱命使遠涉夷境陛下今遣內侍近臣往送番
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為不應有此輕舉而允奏討
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於百隻又欲聽其便宜處置

錢物差撥官軍護送等項於法於例俱非所宜蓋開中
鹽引本為供邊今兵革未寧三邊糧草缺乏帑藏空虛
緩急接濟惟此一策且各運司鹽課俱開中盡絕若許
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弊不知
幾何鹽法為之大壞邊方何以仰給况京儲歲運與營
建大木併在裡河議者猶恐不能疏通若添此等鹽船
往來其間挾勢騷擾不止地方受害而糧運大木二事
亦為阻滯且四川大盜初息民困未蘇所奏便宜措置

錢物在官已無積蓄未免科派軍民民窮盜起將來之
變殆不可測況自天全招討司出境涉歷數萬里之程
動經數年方達烏斯藏地方今所帶官軍人役數多沿
途俱是化外非有驛傳供給人馬芻糧俱馱載而行所
費鉅萬難以逆料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為處又聞
番地多與王達子相鄰時剽掠為患使臣所至萬一被
其突出有所傷害虧中國之體納外夷之侮不可不慮
夫以無益之事而妨至要之務且貽意外之虞舉朝皆

知其不可此臣等不能已於言也允受命遠出番境利害切身又非得已臣等深見事勢之難所下敕書未敢撰寫伏望皇上慎重國體憫恤民窮收回成命不必差官番供等物就令朝貢使臣賫回則禮度不失事體無礙而聖德益光治功無累矣不聽

十一年南京六科給事中孫懋等言頃聞御史張經巡按直隸劾奏鎮守太監于喜而反為喜所誣寧波知府翟唐勘部民王臣不法又為市舶太監翟瑤所構經唐

俱奉旨逮治臣竊惜之夫喜故違勅旨輕舉燒荒損折
官軍其罪大矣陛下置喜不問而獨怒經王臣為翟瑤
用事詐取民財姦淫婦女其為民害甚矣陛下為臣而
獨責唐誠恐自今人人以經唐為戒日事詭隨所謂寧
忤天子不敢忤權臣寧負公朝不敢負私室者陛下何
利哉乞特勅法司從公勘實果如臣言即宥經唐還其
故秩仍將喜等明正其罪以為欺罔之戒疏入不報
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等言織造太監史宣奏管閘主

事王鑒沛縣知縣胡守約俱下之詔獄南都初聞意鑒與守約必有稽遲御用重情繼聞宣在途酗酒作威肆行克惡所過州縣縱令家丁索賂折乾多或百兩且聲言上賜之皇棍聽撻死官吏勿問已威逼宿遷主簿孫錦杖秦州船戶孫富俱死矣宣所過邑里逃竄雞犬不寧過者朝廷用御史王崧言定為禁例曳船夫上水不過二十名下水不過八名違者許撫按等官奏聞重治此旨甫下而宣首犯之鑒守約復為所中傷遠近聞者豈

不沮氣何禁令之足行耶乞將宣置之重典鑒守約復其原任不報

南京六科給事中徐文溥等言政刑者帝王馭世之具也曩者陛下信任逆瑾播弄威福政刑大壞國勢幾危天啓聖心與民更始數年之間政化肅清太平復見夫何明鑒未遠怠心輒乘間者舉動仍遵故轍如郡守所與共理也則以翟瑤之誣而逮翟唐部屬所以分理庶務也則以劉瑯之誣而逮王瑞之以史宣之誣而逮王

鑒甚者巡按御史耳目所寄也則以劉瑯于喜之誣而逮施儒張經道路傳聞又謂鎮守太監王堂以編畫地理圖為名每縣科銀至二百兩僉事韓邦奇按部止之輒生嫌怨羅織陷獄果爾則又以鎮守逮兩司矣內外臣工皆欲為國盡職耳迺以貴幸之言動加刑譴旗校絡繹於天下縉紳駢首於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是亦瑾之為矣向以一瑾亂政於內今以數瑾縱橫於外民怨且作陛下思之能不寒心伏惟陛下懲目前之弊

戒意外之虞割塞私愛大明政刑即如人言乞將王堂并韓邦奇下之法司叅對公問使天下謂陛下之不私於貴幸也若史宣者已蒙究治天下快矣其劉瑯于喜翟瑤等罪惡請通行查革革退間住仍敕諭南京守備并各處鎮守等官務加修飭毋得倣倣流毒地方官員有罪即下法司治之毋令旗校驚動天下庶幾刑政平而人心悅天意順矣不報

初鎮守河南太監廖堂附逆瑾勢假以進貢無名之徵

百出其後繼之者率以為常於是河南巡撫都御史李充嗣言近時鎮守太監進貢有古銅器窰變盆黃鷹錦雞獵犬羔羊皮之類皆假名科斂自為取財之計此外又有拜見銀須知銀圖本銀稅課司銀出辦椿草銀扣除驛傳銀馬價銀甲首夫銀快手月錢銀河夫歇役銀動以數十萬計而左右用事之人私於下屬賣馬賣布賣紙賣紗賣鋪陳又於沿河抽索客貨其弊甚多乞行禁止以蘇民困詔進貢如舊其下人科取者禁之

勒浙江按察使僉事韓邦奇為民初鎮守太監王堂採辦土產鮮品進貢邦奇奏言不便宜停止又輕堂凡事不以關白堂積忿遂奏其沮格上供欲沽美名而使怨歸朝廷為不敬且僭用乘轎用刑酷刻皆違法詔逮至錦衣獄拷訊邦奇不服令復鞠治之尋送法司擬贖杖還職有旨特點為民既而給事中王壙御史王栢等皆言邦奇禁姦戢暴甚得憲體不宜以小過棄請如原擬不聽時各處鎮守妄作威福每誣奏人輒賂權倖者助

之故凡遭構陷無得免者先是鳳陽奉侍皇陵太監郭
旺監丞秦宗往白塔壽春等王墳所怒中衛指揮霍璋
不迎令家奴毆之至死事聞命刑部郎中蕭海往會巡
撫等官勘問海等還奏皇陵內臣與該衛素無統屬即
坐以威力主使律但其事體重大且關係內臣非臣所
宜專擅宜令三法司并科道官會議定罪於是刑科都
給事中王爌等劾海奉命為勘官不能依律直斷乃輒
轉遷就持兩可之說實為旺等開僥倖之路以脫已禍

非忠朝廷者事下都察院議請再勘訊并逮旺宗得旨
事已明不必再勘宗當重治姑從輕降二級旺革管事
俱令守皇城

十二年給事中任忠言臣奉使陝西傳聞有張太監者
來辦進貢諸物陝西北隣邊境西接番戎地瘠早寒民
多穴居野處衣皮哺藿無他生計頃因北敵入寇沿邊
之民耕牧盡廢腹裏未遭殺掠者僅三四府又以調集
士馬日費芻糧千里轉輸亦皆疲敝况春夏亢陽薶麥

少熟繼以霜雪苗稼盡死流離逃竄十室九空去歲取黃羊皮及織造龍衣費輒數萬今太監復至催督峻急竊恐民不堪命矣夫烏窮則啄獸窮則攫今外有交侵之虜設若內有不逞之民乘釁而起雖有智者豈能善後伏望收回成命以固邦本不報

己卯南京進貢太監康灌少監王釗等以進貢至天津衛索夫價二百三十兩有奇灌又捽縛指揮劉良容辱之巡按御史萬鑑以聞詔南京守備衙門逮問至是太

監黃偉等奏灌釧為下所蔽且謂天津衛都指揮賀勇
及良分外折送夫價亦宜并逮都察院議覆夫價出於
威逼非勇等罪仍命俱免究第戒今後進貢不許擾害
地方違者重治

工部言太監等官病故成化弘治間造墳安葬給銀不
過五十兩若建享堂碑亭者百無一二自正德以來奉
特旨造建者無月無之率給銀五百兩本部俱于別料
料價銀內借用今已借過三萬二千四百八十餘兩而

聶璽劉宣兩人者尚無從措辦今後有乞葬者請令司禮監會禮工二部查歷年深淺勤勞有無分別等第奏請不許一槩妄乞其工料夫價銀亦宜分派天下得旨以後宜斟酌行既而為太監徐通治葬復如前例竟無所裁減云

丁酉六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言鎮守湖廣太監杜甫假榔桂流賊為名奏乞巡歷地方兵部謂不可行陛下特允所請不知甫何以得此况湖廣困窮已極始以待

郎韓福之科斂繼以劇賊劉七之擾攘今水旱交作猺
獍竊發採木之役征調之費譬如人身百病精血已竭
飲以善藥猶恐不保況衆毒攻之乎且甫在鎮一年跡
其所行不過牟利自殖無補分毫今使出巡有司饋遺
僕從騷擾倉卒生變則楚之可憂不獨猺獍而已易曰
履霜堅冰至他日倘懷不軌假名托義以竊兵柄如漢
唐叔世之為者亦將許之乎餘十三省皆有鎮守亦有
盜賊誠恐旬月之內皆援甫例奏牘紛至是甫不獨禍

一方又將禍天下矣先朝雖添設鎮守等官未嘗許其
巡歷惟逆瑾擅政乃許接受民詞瑾之敗誅孽亦坐此
甫可不知所懲乎伏望念祖宗之成憲恤百姓之困窮
停罷勅書仍治甫欺詐之罪以戒不忠十三道御史陳
良玉等亦言甫欲巡歷弭盜豈知官吏饋遺里胥供張
科斂百出適促之為盜也昔太監廖堂在河南違制聽
訟考察官吏而河南盜起流毒至今今甫又欲違制巡
歷則湖廣之禍殆未可知陛下姑順一人而大拂天下

之情臣所未喻也疏入俱不報

十三年賜鎮守浙江太監王堂生祠額并護勅先是太監劉璟諷杭民為已請建生祠既許之堂襲璟故智復諷杭民以請且盛陳在浙有靖盜安民功下禮部覆奏以見任立碑律令所禁不可詔特許之堂既得請乃擇西山勝地大興土木與璟祠相望民居古墓多罹毀掘者嘉靖初祠皆沒官杭人快之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范輅疏言御馬監太監畢真先附

逆瑾在天津打鮮藉瑾聲威吞噬無厭往來徐揚之間
科斂民財以數十萬計民皆銜入骨髓後因瑾敗再營
廣東市舶又營山東鎮守今復起鎮守江西到任之初
擅作威福人人自危迹其所為視瑾尤甚及今不為之
處將來地方之變有不忍言者臣謹條具真貪酷不法
一十五事上聞伏乞將真取回閒住疏入不報

大學士梁儲等言各處鎮守守備內官其當行事務舊
有定規祖宗累朝敕諭彼此不同蓋亦各有深意不當

輕改近守備鳳陽太監丘得奏欲改換勅書臣等按舊
勅鳳陽守備之設止令奉侍皇陵兼管皇城并防護高
牆庶人及操練中都留守司八衛一所軍馬至正德二
年姑令兼管廬淮揚三府徐滁和三州督捕盜賊事寧
之日具奏定奪至五年查革劉瑾弊政而有司失於具
奏未曾改正今得輒為此奏奉旨凡一應事務俱令關
白守備斟酌施行且令臣等改撰勅額事干國體臣等
不敢順旨曲從伏望特寢所奏無令各處守臣比例奏

擾以貽民患又延綏寧夏大同宣府等處切臨邊境比之山西腹裏地方事體亦自不同太監劉祥馬錫許金顏大經所領敕亦乞仍舊為宜伏惟聖明鑒納得旨俱如山西例撰敕與之

湖廣鹽商船例赴武昌府掛號納銀貯庫以資軍餉至是鎮守太監杜甫以修公署援前鎮守王潤趙榮例奏借且為進貢費下戶部議事在有司則取於商者不敢為暴用於官者不敢行私官民兩便怨詈不興若移於

鎮守非惟無補經費抑且有害鹽商不可許詔仍借甫
令從輕徵收待二三年後以聞蓋明知其為害而莫之
能禁也

以應州功陞廕錦衣衛指揮使秦玉為都督同知指揮
同知魏天祥溫得為都督僉事指揮使于福為都指揮
使指揮同知周暹正千戶李欽為都指揮同知副千戶
張祥為都指揮僉事署指揮僉事正千戶蘇榮為指揮
使署正千戶馬祥為署指揮使舍人張俊韓盛聰劉棟

楊勝蕭迪谷柯蔣鋹張奇寧璽為正千戶陳釗為百戶
天祥等十五人皆太監魏彬張永趙林蘇進馬英張忠
蕭敬谷大用蔣貴張淮秦文溫祥李英于經周昂弟姪
而寧璽冒賴義姓陳釗為佛保家僮韓盛聰劉棟為韋
霸張欽表姪楊勝為張銳表兄也凡廕序未有如是之
濫者既而天祥等復自叙其功乞改正重陞於是復陞
王為右都督得天祥俱都督同知信署都指揮同知榮
都指揮僉事祥署都指揮僉事迪璽奇俱指揮僉事

先是內官監太監劉養等以缺物料請差本監官二員
往湖廣浙江抽分廠會工部主事中南抽分得旨以
廣往湖廣馬俊往浙江工部因奏抽分廠竹木等料俱
送清江衛河二提舉司成造糧船及備器皿廠供器皿
之用比年流賊猖獗焚燬糧船幾二千艘補造至今未
完而上供器皿工價亦多逋欠他若賞賚朝貢番夷衣
服絲段動輒數萬皆需抽分所入者補還況今湖廣浙
江諸處連歲饑饉民人逃亡正供賦稅尚望蠲免伏望

軫念民艱追寢前命如本監急缺物料臣等別為計處
不聽

戊辰降徐州兵備副使余祐為廣西南寧府同知徐州
知州樊準為雲南寧州同知先是南京尚膳監奉御王
敬進鮮過徐州例外索折乾錢不得因與準及指揮王
良爭詬良發其舟中私帶硫黃諸違禁物敬詣祐求解
不應敬遂誣奏準良毆擊之并祐俱逮至鎮撫司鞠治
且命刑部從重擬罪當贖杖還職特旨各降二級調邊

方邊衛叙用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六